



## 老虎灶

□郑中天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重庆市中区许多街巷都有烧开水的锅炉房,锅炉房里的灶是个小型的锅炉,能装好几百斤水,配有专门的司炉工给炉膛添加煤炭,锅炉上面安装了放冷水的自来水龙头,灶下面修了平台,安装两个放开水的龙头,为周边群众提供开水。老百姓把这种灶叫老虎灶,这名字最早是从上海传出来的,据说是因经营锅炉房的老板属虎而得名。20世纪70年代,我到上海出差,曾见过巷弄里老虎灶上雕塑的老虎头像。

20世纪30年代,重庆就有了自来水,但当时还达不到直接饮用的标准,需要烧开才能喝。1949年前市中区人口并不多,大多数家庭都用柴烧水煮饭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广使用煤球,柴灶逐渐被煤球灶取代,煤球是用无烟煤粉混合少量黏土,用煤球机压出来的。煤球灶发火时,只需少量的柴在炉子里把煤球引燃,就可以烧水做饭了。

当时,我家住在中兴路附近,人行道旁边有块空地,煤建公司因地制宜,在空地上建了煤球厂,汽车运来的无烟煤,在地上堆积成一座小山,供煤球厂使用。煤球厂每天能生产好几吨煤球,满足附近的居民需求。烧煤球最大的好处是晚上可以留火,晚饭后用火钩把炉子里燃烧过的煤球渣从炉桥下钩出来,保留正在燃烧的煤球,再适量添加新煤球,关上炉子下面的门,由于炉门上留有能通风的小孔,减缓了煤球燃烧的速度,炉子内的火可以维持到第二天早上。在留了火的炉子上放一壶冷水,晚上睡觉时水就热了,可以用来洗脸洗脚。洗完后再放一壶冷水,第二天早上仍然有热水用。

如果用留了火的煤球炉烧开水,就必须打开炉门,火力才够用。炉门一旦打开,如果不添加新煤球,炉子里的火第二天早上就要熄灭。所以炉子留火后,居民一般都不会再开炉门烧开水,因为加一次煤球得花好几分钱,这样烧出来的开水成本高,居家过日子,每一分钱在心中都有重量。

厚慈街口的老虎灶,离煤球厂很近,这个老虎灶能为数千老百姓提供开水,特别是到了冬季,附近的居民傍晚提着保温瓶,到老虎灶去打开水,成了老重庆城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。到老虎灶打开水是要交费的,为了方便找补零钱,经营老虎灶的业者都要卖水票,5磅的水瓶,每瓶收1分钱,8磅的水瓶每瓶收1分5厘钱。货币最小额度是分,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经营老虎灶的开水房自制的水票有半分1张的。一般的家庭每次买几角钱水票,用完后再继续买,这办法为使用8磅水瓶的家庭,每月能节省好几分钱。

到老虎灶打开水的人,多为十几岁的孩子,那时候普通的家庭孩子成群,大人们整天忙于生计,读书的孩子放学回家晚上不做作业,为家里做点事理所当然。那个年代还没有塑料保温瓶外壳,保温瓶外壳只有两种材料,一种是用铁皮制作,上面印着色彩鲜艳的烤漆图案,放在桌子上分外时髦。另一种是竹篾条编的保温瓶外壳,什么图案都没有,但经济实惠。当时百货公司卖的铁皮保温瓶,一个要六七块钱,而一个竹篾保温瓶只需两元钱。每到傍晚时分,街巷上不少娃儿,仿佛约好了时间,纷纷提着保温瓶到老虎灶去打开水,一路上有说有笑,还相互叮嘱提保温瓶时千万要小心,以免碰碎瓶胆被开水烫伤。提着漂亮铁皮保温瓶的孩子,故意把自己家的保温瓶,靠近其他孩子家的篾编保温瓶,以此显摆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街巷里的小孩成群时,都有兄弟伙和姊妹伙,在老虎灶台放开水时,经常有小孩主动为朋友撕水票,这种礼尚往来的事,能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,有些娃娃就此成了一辈子的朋友。别看老虎灶台子小,放大看,它曾经是个社会舞台。

百姓生活无小事,在政府主导下,煤球很快被蜂窝煤取代。再后来,天然气管道进入千家万户,老虎灶没了生意,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。时代在前进,过去的许多生活方式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前不久做了一个梦:我提了一个有牡丹花图案的烤漆保温瓶到厚慈街的老虎灶打开水,一路上还哼着歌曲。崭新的铁壳保温瓶放在灶台上,让旁边的篾编保温瓶相形见绌,招来无数羡慕的眼球,让我得意忘形。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,保温瓶掉到地上,瓶胆摔破了,开水溅到身上,皮肤上烫出许多水泡,痛得我嚎啕大哭,人一下就醒了。小时候到老虎灶打开水是常有的事,记忆中从没摔破过瓶胆,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奇怪的梦境,我也说不清楚,大概是对逝去的童年有一种难舍的情怀吧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大诗人、翻译家、  
教育家梁宗岱

的

## 北碚“迁翻”事

□白兰



梁宗岱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,大诗人、翻译家、教育家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。1941年到1944年,他受聘于因抗战而暂迁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,担任系主任。虽学富五车、名声在外,但梁宗岱却喜辩、好斗、率直、侠义,绰号“翻天郎”(川渝俗称“迁翻客”)。尽管他在北碚只待了4年,但“半是诗人半是侠”的他留在北碚的“迁翻”事却不少,至今读来仍甚觉有趣。

## 1 春日泛舟江上,师生吟诗作赋

梁宗岱是诗人,被称为“中国拜伦”。上课时,他常有即兴佳作。一个春日的上午,他正在教室里和学生们谈诗,一位学生自言自语:“这么好的天气,江边谈诗才有意思。”梁宗岱闻言不仅没有斥责,反而二话不说拿起讲义就出了教室。学生们也跟着他,争先恐后地奔往渡口。

刚刚坐定,一位学生举手发言:“梁教授,您觉得泛舟吟诗是不是比在草地上晒太阳更美好?”这一次,不等梁宗岱回答,大家又一骨碌儿站起来,径直招呼船家。梁宗岱被大家簇拥至岸边,早已跳上船的男生伸出手,一把将他拉上船去。于是,大家便随船往嘉陵江江心荡漾,师生泛舟江上,吟诗作赋,不亦乐乎。

如是一幕,在夏坝不知上演过多少回。

## 2 折腾起来堪比小说里性情中人

虽是文人,但梁宗岱体格健壮、性情豪爽,折腾起来,堪比武侠小说里的性情中人。

某日,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的校务会议。但不知为什么,那天他却没有去学校,而是临时跑到西山坪十几里的村子去了。与会者都以为他赶不上开会了,于是不再等待,宣布开会。就在此时,他竟从容不迫地踏入会议室,不仅没有迟到,背上还背着一只大肥羊……

惊讶之余,大家不禁问道:“梁教授,这是怎么回事?”他得意地答道:“有个村民非要卖给我一只羊,说是着急要用钱,便宜处理。你们说我能不帮这个忙吗?嘿嘿!”大家都夸梁宗岱好神速、好力气,他却并不以为意地说:“这点路程,这个重量,一般般啦!”众人一脸惊愕,那只大肥羊自然被师生们打了牙祭。

## 3 穿短袖汗衫、短裤衩去上课

梁宗岱留过洋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复旦大学等大学任教,按理说他应该生活讲究、衣冠整齐,但据我当年在复旦多次“蹭”课的母亲说:“梁教授在生活上海落拓不羁,特立独行!”他的屋子里除了一席床铺外,什么家什都没有,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尺寸的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亲笔签名的肖像。

北碚的夏天酷热难当,图“撇脱”的梁宗岱,便常常穿着短袖汗衫短裤衩、赤脚着凉鞋,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课堂。

此外,他还不时出现在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,听女生们高唱他的译诗“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……”每当听到此处,他就手舞足蹈,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。

## 4 连续四次拒绝蒋介石召见

梁宗岱很有正义感,他敢说敢讲,有时甚至不分场合。一次,梁宗岱在复旦大礼堂演讲,虽然明知满座的礼堂内并非全是复旦师生,其中还包括不少前来“蹭”听的北碚市民,里面甚至混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,梁宗岱却毫不在乎,该说什么就说什么,有理有据,开足火力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。校长章益虽在台下忧心忡忡,但也只是在会后埋怨梁宗岱几句:“你太大胆了,你太大胆了!”

梁宗岱最特立独行的,则是四次拒绝蒋介石召见。1944年秋天,梁宗岱刚完成培训班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,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,他看中了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梁宗岱,曾三次派人持其亲笔信召见,并许诺“只要参加国民党,可当中央立法委员,月薪五百元大洋”,都被梁宗岱拒绝了。蒋介石无计可施,最后派亲信徐道麟持亲笔信坐他的专车来到复旦,接梁宗岱和他见面。蒋介石的想法是,徐道麟不仅是梁宗岱留欧的同学,而且两人关系很铁,想必梁宗岱不会不给这个面子。

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不脱了,只好硬着头皮出来周旋。他见到徐道麟后,连声说道:“老同学,我刚刚下课,肚子饿得咕咕叫,咱们先去北碚街上的馆子吃一顿再说!”此时,校长章益也在旁边,于是梁宗岱拉上章校长就往饭馆走,徐道麟见状,也只好跟着去了。餐桌上,梁宗岱故意不停地喝酒、劝酒,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,反正表现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,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:“老兄啊,今天咱不能去……去拜见蒋……蒋总裁了,改天再去吧……咱们在北碚兜兜风,你就……就送我和章校长回学校算了吧。”徐道麟闻言,也是一脸无奈,最后只得依了他。于是,梁宗岱第四次巧妙地躲过了老蒋的召见。

为避开老蒋请其出山的骚扰,当年底,梁宗岱辞去复旦大学教职,回到出生地广西百色隐居,从此远离文坛数十年。

(作者系文史爱好者)